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錄集註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王　宫

近思錄集註卷三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格物窮理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永按

此言心未通道未可輕論古人是非也欲通乎道窮理而已後言窮理者或論古今人物而辨其是非又即以此為窮理意與此異蓋彼欲究其是非之實而此則億度較量理未明而強辨論也亦因長文之失而告之

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朱子曰伊川云不信其師乃知當時有不信者

伊川先生答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

炤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註明所炤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言彷彿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朱子曰橫渠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如以太虛太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强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

賢因學而致心疾者永按此條本欲人致思慮但其自得與否心氣上亦可驗之學者致思當由勞苦而後得悅豫若慮其致心疾而曰因學道思慮心虛則憚勞者之辭耳惟思慮過苦者當如上條充養之說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永按燭理明則鬼怪之事皆可以理斷之理有常變怪者亦不足為異也

學原於思朱子曰學原於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

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問日月至焉與不息者全別此言略相似何也朱子曰若論到至處却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　永按玩味聖人氣象亦窮理之事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葉氏曰固守者勉強堅持固有者從容自得　永按非固有者未嘗真知故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

能持久永按此言未致知亦不能誠意耳非謂誠意功夫有等待也故朱子嘗云為學次第雖有先後然須用一齊做去如格物致知而后誠意不成說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次序如此非謂做一件無餘方做一件也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朱子曰程子論知之淺深從前未有人說到此人果見得分曉如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意自實矣其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

別朱子曰程子晚而自言如此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當以是為的而深求之　葉氏曰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朱子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　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

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本註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朱子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　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致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　程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　問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　問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莫太執著否

曰人日用間自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 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卻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將去 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 程子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 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會都自見得 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其舊來亦如此疑後來看程子說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物云云方理會得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

識於這裏蔽著雖强思亦不通也　問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耶朱子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益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　問程子此說與中庸弗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也不得程子為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　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於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　問伊川此說與延平之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

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葉氏曰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内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本註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朱子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所以說才明彼即曉此於這一物窮得

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别有致處也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　問草木當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厚薄不同宜植某物亦皆有理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先後緩急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　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此一段尤要切學者所當深究　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四端與夫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

這底可以如何使那底可以如何用皆所當理會問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所謂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有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人力勉強而至者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朱子曰思索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清

或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問以類莫是比這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為子當止於孝為臣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變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始得　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推去只曾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今人不曾以類而推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卻便理會

那一件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

近 問程伯子云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叔子云近思以類而推兩程子所謂近思其義似不同曰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已耳叔子則以思之有序為近也伯子之言因得其本旨然不參以類推之說則將有捐事棄物專以反思黙造為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故二子之說不可以偏廢也

學者先要會疑 朱子曰書始讀不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

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問横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朱子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　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理之常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慿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委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

理耶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與文集意同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葉氏曰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朱子曰子張謂執德不弘弘字有深沉重厚之意横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可得此語最佳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顔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問顔子心粗之說恐太過否朱子曰顔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麤

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粗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說得好　顔子尚心粗人有一毫不是便是心粗　心粗學者之通病顔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即為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矣乎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朱子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如看文字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此說有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　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

通通處便是亨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朱子曰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　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

人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便已更不復求葉氏曰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

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橫渠孟子說

伊川先生曰凡解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問門庭宜容各立耶朱子曰此是說讀六經只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立得門庭却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　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問如詩是吟咏性情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

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通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揚子揚雄法言中語　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

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朱子曰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若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孟子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不相礙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

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㨾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瑩中程子門人子曰者王通答或人之語 永按此言道理各有地頭經義各有指歸不可抗之使高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無窮之言固是但為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為不可 永按終日乾乾不可以

盡易無窮不可以了逝者皆欲學者覩切觀書毋以高遠浮泛之言儱侗說過也令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書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葉氏曰讀書之法但反諸已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凡

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為乃有益葉氏曰治效遲速淺深當究其規模之畧施為之方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永按緊要對緩慢者言之謂有關繫處外書下同焞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永按尹子之學要約而篤實益終身守此言者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問初學當讀何書朱子曰六經

語孟皆當讀但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為人切要處然語孟隨事荅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說古人為學之大方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　其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　大學是脩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　大學如一部行程歷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到何處明日行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　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著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　論孟中庸待大覺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　論孟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

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有未易看得論孟要令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章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遺書下同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朱子曰學者若先讀得語孟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

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顏子未必聞顏子聞得底子貢未必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

者豈非大幸但患自家不去用心葉氏曰甚生猶言非常也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朱子曰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

經可不治而明矣永按此猶前條以此觀他經甚省力之意其實治六經自有功夫朱子云語孟功夫少得效多六經功夫多得效少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朱子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令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才拈得些小便把已意放裏面胡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令人多要硬把捉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之意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讀論語孟子而不知

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朱子曰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　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葢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程子荅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使通貫浹洽　論語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中可删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

會教透徹益道體至廣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
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

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本註又曰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朱子曰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為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興起人善意不得今且先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彷彿見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自足以感發善心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

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也又云伯淳嘗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朱子曰讀詩便使人長一格令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

有一格長 不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葉氏曰詩言周家豈不顯乎言其顯也若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朱子曰此大槩說讀書之法而已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堯典都是治民事舜典都是事君事然亦是治民事或曰若論堯舜治民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槩可見 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

却界說本便遺却末永按中庸語道高卑本末皆兼之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葢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

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存乎人焉朱子曰陰陽有相對而言者有錯綜而言者伊川言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之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之陰陽交互之

理言易須兼此二意　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　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　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　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

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照然已具也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無間也　體用一源者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微　體用是物物而不相離故可言一源　有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延平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　觀會通　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　欲理會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

有疑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令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也 問易傳序以行典禮曰知堯舜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緊為人處 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 永按程子云易傳已成書但逐旋修補期以七十其書可出 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本註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朱子曰伊川晚年文字直是盛得水住 晚年所見甚實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 易得其理則象數在中固是如此然泝流

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朱子曰已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伊川說象只似譬喻看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如今曉他不出　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象上推求道理不可為求象不得便喚做無如潛龍便須有潛龍之象　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却輕之不問似此處却閒過了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大象傳易傳下同

大畜

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

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葉氏曰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弱不能進也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震六五傳　朱子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事之斟酌得宜合理處是中則未有不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則雖正而不合乎中　言中則正在其中矣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如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

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則不中中須以正為先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又何輕重之云乎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

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朱子曰易不可恁地看易只是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若若只將乾九四為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却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

則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事　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亦可用事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卻恁地說　問程易說理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當說三百八十四爻云云其說也好似他解時依舊只作三百八十四般用　程子解乾九三云在下之人若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程子笑胡安定以九四為太子云云此說極是及到他解易卻又拘了要之此是通上下而言君臣父子以至事物莫不皆然　遺書下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

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卓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朱子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　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說得好及到逐卦解釋卻分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更有分作守令之卦者古何嘗有此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朱子曰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東本是陽西本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是自東邊來輔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

反復往來上下者是指此否曰看來程子之意又別郤
子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葢他只據理說都不曾去
問他　葉氏曰反復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无
妄之類上下如咸恒之類皆隂陽變易之道　作易
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葉氏曰易無
不該無不合
者理之根極本一
原也外書下同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
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
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
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
也葉氏曰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彖辭
義皆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為得也　游定夫問伊

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有問盡性至命者朱子不答云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云後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且要將聖賢言語次第看得分曉自然知得葉氏曰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直攻其心欲使反己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永按此程子不自足之意然義理無窮非可以言盡故朱子又有本義以補程傳之所未備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

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問伊川謂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引以為據耳　四代之禮樂是經世之大法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

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

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百餘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　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

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卻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朱子曰春秋序云雖德非禹湯亦可以法三代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欠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

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藴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皆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

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問何物為權義是也朱子曰如人犯一罪性剛者以為可誅性寬者以為可恕槩之以義皆是未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須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密

春秋傳為案經為斷本註程子又云其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聱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問春秋當如何看朱子曰只如看史樣看問程子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得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貫通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　伊川論春秋傳為案經為斷尹和靖謂伊川無此言此兩句即以

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葉氏曰觀高祖寛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偽遊雲夢則知諸侯王以次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范祖禹字淳夫著唐鑑　問范太史文字朱子曰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便多脫了　胡致堂讀史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　外書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

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朱子曰序卦先儒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襍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太極生兩儀自一箇生出來以至無窮便是精　永按謂序卦非聖人之蘊韓康伯説横渠易説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

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朱子曰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家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豫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心頓在無用處才動少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況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本註詩人之性

情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　朱子曰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意是將自家意思去等候詩人之志來等得來自然相合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問他書亦須大心胸方讀得如何只說尚書朱子曰他書卻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了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

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朱子曰張子說得維持字好葢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朱子曰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人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　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為徑捷葢未論看得義

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葷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橫渠謂讀中庸如此令讀大學亦然其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問先生於春秋未有說朱子曰

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摸正横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説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近思録集註卷三

近思録集註卷四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存養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静虚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

自無別用力處矣 通書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 易傳下同

動靜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卦傳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頤象傳 朱子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震象傳 葉氏曰匕

所以載爲實也秬酒也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爲懼君子當大恐懼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咎也 艮彖傳 朱子

曰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益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已無人但見此道理各止其所也　人之一身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所明道若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他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　問易傳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曰伊川之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聽明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　外物不接内欲不萌伊川之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意思　問外物無有絶而不接之理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用力　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

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明道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之心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此便是反復入身來　問明道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讀書所以致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　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是如此　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必不至空守此心無所用也

李顒問每

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籲字端伯程子門人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

水何能入來葢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朱子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已是實了卻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永按與後條有主則虛參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朱子曰此亦是言其大槩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物之來且隨自家力量應之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止於至善處此亦且是為初學言　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為私欲汨沒非

是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朱子曰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淵仲弓都無異故云此是徹上徹下語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朱子曰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 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趁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

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永按思未能無邪者亦當勉強禁止如古人以黒白豆記起念善惡久之而黒者漸少漸無是也毋不敬亦兼正容言之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

理而已朱子曰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也恭者私為之恭言恭只是人為禮者非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為之恭必循自然底道理則自在也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朱子曰正預期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德孤只是單丁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為外物侵奪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為外物侵奪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

愈於不能執捉者答呂伯恭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　吳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　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　此言持敬而無間斷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子夏之言本不為此

程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耳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朱子曰他只管要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忘是馳也　葉氏曰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朱子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

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張戩字天祺橫渠先生之弟司馬溫公字君實　朱子曰天祺

雖是硬捉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温公又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説終夜睡不得天祺是硬截温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則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别人來作主　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後此最學者所宜察

明道先生曰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作字忽忽則不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朱子曰若如此説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朱子曰聖人之心虛明故

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在肚裏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朱子曰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問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

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　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理會得分曉　問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益敬則胸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為之蔽然後胸次方得虛明　答胡廣仲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謂必先致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進於大學其於洒埽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以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

葉氏曰事至當應初何為累顧心無主應則反累事

耳永按天下事皆不可少不可有厭事之心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葉氏曰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己之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為物所役以上並伊川語不能動人只是

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問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會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卻不分聖賢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強

之異朱子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致而言也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　亦須見得簡意思方謹獨以守之　問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是平日功夫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　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出這是自誠而明　問上下一於恭敬上之人下之人也同寅協恭曰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詩可見　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此禮記中語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

體信是盡這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　聰明睿智皆由是出者皆由敬出以此事

天饗帝此即敬也　問聰明睿智如何皆由此出曰且看敬則如何不會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只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静自然通達　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才不專静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詖説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為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　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葉氏曰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　問心要在腔子裏莫只是不放却否朱子曰得之　人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不管著曰固是要如此　問心如何得在

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問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莫是功夫間斷便外馳否朱子曰此心才向外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問心如何是活朱子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 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朱子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 問不知易何以言敬曰程子說得闊使人難曉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是不誠不誠便無物

是息也　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　問子在川上章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般但明道說得寬　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便謂之仁朱子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此亦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無一毫私意而仁自在其中爾這般處要寬看　問以敬直內則不直何也曰此是解直方三字從上說下來方順以敬則不順矣　問必有事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曰孟子本無敬字只有義字程

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

涵養吾一葉氏曰心存則不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問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朱子曰是不曾識得佛氏却略窺得上面些影子自漢以來儒者如仲舒語只約度有這物事韓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闊踈了　聖人見川流之不息嘆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　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　問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果聖人之本意乎　曰程子非以聖人之意本如此也亦曰非

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要只在慎獨者言人欲體此道當如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惟慎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真體　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便做王道不成　謹獨與這裏何相關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如何得與天地相似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朱子曰此程子解易二句後二句又是復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己雖與外事若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為物所化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

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便似作事無基址求此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内出只為誠便存永按人性本善故人心本誠其有邪者妄也去妄則無妄矣故誠非外鑠

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

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本註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問主一朱子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問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兼動靜而言曰是　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　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　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見賓承祭之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

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敬字只著一畏字形容亦得故和靖只以收斂身心言之　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說入神祠云云最親切令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作那邊去心便成兩路　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所亂便是不容一物閑此只是說靜時氣象否曰然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朱子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既一則邪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

面有賊令夜須防他則便惺惺了不須更說防賊 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 才整頓起處便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永按朱子又有一條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與程子意異故不錄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朱子曰這處難說只爭這些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應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朱子曰周子說主靜

正是要人静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静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説箇敬云敬則自虚静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絶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炤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炤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虚虚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

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朱子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義理甚實便是實　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字指理而言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字指私欲而言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　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為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安得不謂之實　中有主則實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　程子既言有主則實又言有主則虛此不可泥看須看大意各

有不同始得主一無適此等語須力行之方見得真實意味無適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輾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却不妨但不可胡思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問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　問伊川言主一無適又謂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疑主一則滯不能周流竊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永按嚴威儼恪外面勉強把捉而已然致敬却須自此始

舜

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朱子曰程子未接物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主於敬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朱子曰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須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

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强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

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葢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能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

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蘇昞字季明張程門人呂學士與叔也

朱子曰才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葢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問伊川云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却是已發延平先生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為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　此條記得極好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且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當中時雖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

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耳無聞目無見之荅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説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　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回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程門請問記録者之罪　問心本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静還是静中有動意曰不是静中有動意周子謂静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静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静底　謂之無物則不

可無物恐當作有物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惺底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知覺須是動何以謂之未發曰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為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問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曰是下而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問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　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　問靜中有知覺曰此是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復　只將十二卦排便見　問靜中有物莫是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本照物安得有

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伊川云才知覺便是動此恐說得太過若云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是瞌睡　問其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須是定其心間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問莫是氣質薄不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　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所以程子說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答或人問末梢這一句是緊要處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來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胡氏曰心為萬物之至靈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

變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精神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為等耳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令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問孔子夢周公恐涉於心動否朱子曰心本是簡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寐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

問以心使心上心字是道心下心字是人心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也曰亦是如此然

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説自作主宰耳 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 只是一箇心被他説得來却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這一箇心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朱子曰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 以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觀之則見內外交相養之理矣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

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南軒張氏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强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朱子曰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靜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　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存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此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外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朱子曰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　問養

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則又差了　二者自是兩箇話頭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　間養知莫過於寡欲此句最緊切曰便是這話難說又須是格物方得若一向靠著寡欲又不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朱子曰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永按四百四病佛家之說謂人身為四大之合各有百一病也氣體之病非人所能為心則操之在我而已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

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問程子嘗教人靜坐如何朱子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明道云無可行時且去靜坐靜坐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若不曾存養得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　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嘆其善學曰這卻是一箇總要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

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朱子曰內外賓主之辨在內之日多即是為主在內之日少即是為客　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才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才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　問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為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為賓否曰此倒說了心常在內常為主心常在外常為客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否曰不可言心在

仁內略略是恁地意思勉勉循循之說猶是真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任不得過此幾非在我言不由我了如推車相似才推動了自然不停永按或問謂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為客蓋朱子未定之說　文集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朱子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　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主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同進

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朱子曰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曾子子思孟子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這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 語錄下同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朱子答劉子澄曰戲謔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為之根而日用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為情信辭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此當痛改不可緩也 永按張子作東銘亦以戲言戲動為戒戲謔之害事納侮啓釁招尤致侮是也人之有口才多機智而好狎侮者尤易犯此病當深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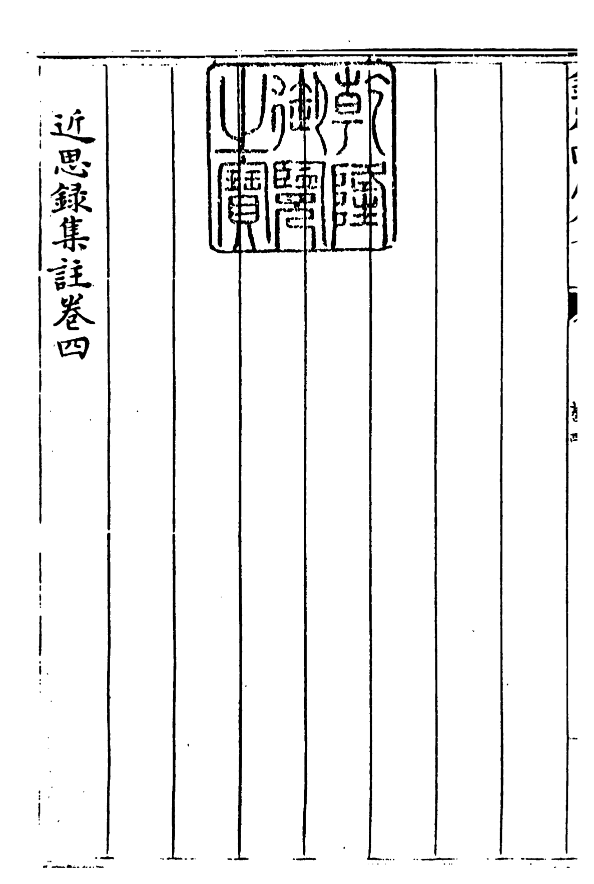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

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葉氏曰視心如嚴師則知所敬畏而邪僻之念不作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問艮何以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葉氏曰止水可鑑而流水不可鑑亦此理也易說下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令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

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艮彖傳　葉氏曰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失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朱子曰張子敦篤虛靜之說於學者為有功　敦厚虛靜是為仁之本　李孝述問仁為動之始禮為動之極義為靜之始智為靜之極智無所作為又所以為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曰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葉氏曰言動輕妄而不純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閡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罔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己然後能深知其味　孟子說

近思錄集註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近思錄集註卷五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王　澧

近思錄集註卷五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改過遷善克己復禮

濓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朱子曰此以軋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葢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吉凶悔吝生乎動

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通書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朱子曰欲未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便將本心俱紛離了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　問周子言不止於寡如何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　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

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立字輕如三十而立之立明字就見處說如知天命以上之事　遺文

伊川先生曰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由乎中而應乎外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是做工夫處　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自此心形見下句即是克己工夫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

一句好看　問克已工夫從内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内　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入耳也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處也難古人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顔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朱子曰四箴精確縝密無纖芥之可疑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已復禮久而誠矣朱子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　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

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故曰久而誠矣　問制外安內却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已工夫其初如何便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到養熟後便私意漸漸消磨去矣

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問視何以說心聽何以說性朱子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閑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　問知誘物化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　視是將這裏

底引出去故云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故云閑邪存誠　問聽箴前面亦大槩說不知可改聽字作視箴否曰視箴說又較切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說得切至聽處卻較輕也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朱子曰言箴說許多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名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要處須是下躁妄方始靜專才不靜專自家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矧是樞機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是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　心氣和則言順理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發

禁躁妄内斯靜專是也内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子曰誠之於思是動之於心守之於為是動之於身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達是該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不可謂專在外面工夫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　問哲人志士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卻覺得速守之於為者彼其形於事為早是見得遲了此覺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卻兩腳做工夫去　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有兩樣大抵都

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　動箴那句是緊要或云順理則裕曰更連從欲惟危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　其曰制外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已復禮之事也曰內安誠存而內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其得之矣學者深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　文集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

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朱子曰易傳云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這般說話好簡當易傳下同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道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

葉氏曰伐邑內自治也

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彫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彖傳

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

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夬之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朱子曰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此意不誠之本也葉氏曰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彖傳 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說是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 葉氏曰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

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則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朱子曰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問程子以為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鬬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絶其萌芽蹙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非

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當之大言而已故雖發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深矣　經說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葉氏曰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永按如克伐怨欲驕吝之類皆客氣也　遺書下同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永按不能持志則客氣用事故多暴厲能持其志則不為氣所勝而臨事自然從容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永按

思慮者心多計較私意小智也不能祛者只是心有係吝故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葉氏曰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祛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粗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雍字堯夫永按君子與小人不並立者也然或有時不幸而與之處善修己者正資之以為進德之助如麤石能磨玉也

目畏尖

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　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會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常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　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亦是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永按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必不能盡其職分者也橫渠先生曰以責人之心責己

則盡道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之則大段費力矣

九德最好臯陶謨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朱子曰九德分得細密　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合將來方成一德凡十八種　葉氏曰寬宏而非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和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徒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恃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馴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易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果者或傷於刻薄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彊不至於暴學問之道在唐虞時論者

已如是之密矣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朱子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　或謂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爲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如何便騐做道若便以爲道是認欲爲理也伊川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吝心字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註一本註云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問明道三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朱子

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三十猶不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朱子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　如為人謀而不忠只是為別人做事自不著意這箇病根尤深於計較利害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已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才有此形便有此事其端甚微須用省察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為悔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云云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朱子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　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胷中以為悔又不可

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葉氏曰已往之失長留愧怍應酬之間反為係累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朱子曰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别是非好畫見掛畫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皆足以為心病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本註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

不移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
顔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
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
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
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
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
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
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

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朱子曰顔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遷也　問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是箇無怒了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有無怒底聖人只是聖人分上著不遷字不得顔子不遷怒便尚在夾界處　葉氏曰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一毫作好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朱子曰人能克己此數語極有味

外書下同 聖人責己感人處多責人應人處少 永按此感彼應常理也有不應焉反求諸己而已雖亦有時懲惡禁非而責己之意恒多也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問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在此

朱子曰此說是 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 永按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亦去矜字之病也謝子語胡文定公以飲食夸耀人之類為矜而說理之好張大處猶有未及覺者學者當隨時省察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永按今人好詬詈下賤者多矣當以此言自省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内自省蓋莫不在已永按莫不在已謂反躬自省人之不善已皆有之也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問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然正蒙下同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問張子言纖惡必除

云云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　朱子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　横渠言成性猶孟子言踐形是說去氣禀物欲之私以成其性

惡不仁是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葉氏曰所習或未之察所行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　永按去不善乃能盡善徒知向善而不知惡惡徒為其是而不務去其非皆好仁而不惡不仁者也此張子自為一説以好仁惡不仁為一人若論語則是言兩種人也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永按在人者未必皆非故不敢尤人而惟務盡已

有潛心於道忽忽焉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問爲他慮所引必是意不誠心不定

却以爲氣是如何朱子曰人誰不要此心定到不定時也不奈何得如重擔擔不去只爲力量不足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定

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永按朋來而樂程子言之切矣此謂樂其取益亦張子自爲一説

論語説

矯輕警惰朱子曰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語録下同

仁之難

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永按剛暴者常有矜高之病

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為燕

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永按敬則相下而非善柔曰與之親亦得相觀之益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

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洒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葉氏曰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爲禁止病根既立隨過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集註卷五

近思錄集註卷六

婺源江永撰

朱子曰此卷齊家之道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文非為己之學也永按不修其職而學文雖詩書六藝猶為務外為人况習為浮華妍巧之詞乎經解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葢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師六二傳朱子曰

程子論曾子事先儒所不到　易傳下同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柔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蠱九二傳　陳芝拜辭朱子贈以近思録曰公事母可檢幹母之蠱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摭來作閫範今亦載在近思録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㸃檢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　葉氏曰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

遷曉尤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有間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傳　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葉氏曰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

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家人六二傳　永按初九之閑有家而悔亡九三之嗃嗃而吉上九之威如終吉皆以剛為善九五之王假有家勿恤吉剛而得中尤善之至也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葉氏曰持身謹嚴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卒歸於正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葉氏曰正靜乃相處可久之道媟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

重豈可忽哉永按古人納采之後加諸卜而後納吉是以卜筮擇之也今擇之之法宜就知其性行者審於諏問遲之稍久而後議婚如問不能詳審則以筮決之易中元有取女吉勿用取女諸辭或過他辭不言取女者亦可以意斷之也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問程子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已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為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朱子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

問行狀云伊川所作明道行狀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

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朱子曰盡性至命必從孝弟做起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如洒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永按程子嘗言洒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即精也本也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葉氏曰行不著習不察故不能擴而充之以至於極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

子之疾不同自謂之和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自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也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葉氏曰事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令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即是私矣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永按喪服兄弟之子與己衆子皆期服又問天性自有輕重宜若有間然曰只為令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

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賔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内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

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問伊川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為自今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避嫌處朱子曰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恐閨門中主恩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託或先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 問程子

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令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間將這箇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正心誠意上更做工夫正怕到這處

問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病

卧在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已字恭叔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已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葉氏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如此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

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時小官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

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仁恕寛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寛觧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慈愛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

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永按絮羹嫌味薄復以厚味調和也絮攜慮切嘗食與絮羹二事皆求詳於味他本作常食絮羹即叱止之者非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

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文集

橫渠先生甞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葉氏曰使人代為孝敬之心安在行狀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葉氏曰事親以順為主非甚不得已者不可輕為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須極力招致以悅其心凡於父母賔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

易則亦不安矣葉氏曰所謂養志者也　橫渠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問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然詩之本意猶字當作相圖謀說或曰猶當作尤此於本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　詩說下同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嘗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

事向前推不去益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朱子曰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永按提掇更謹者泣之以莊御之以道令其自不敢惰慢非徒尚威嚴之謂也語錄

近思錄集註卷六